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奉
勅撰

周書

顧命第二十四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

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曰顧命疏成王至顧命正義曰成王

病困將崩召集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

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叙其事作顧命

傳二公至治之　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九州之

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諸

爲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

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

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故主一州明伯是中分

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

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

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

處乎內是言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

歸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
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
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
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
在下此篇以召公為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
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　傳臨終
至顧命　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
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
將死去迴
而為語也

顧命　實命羣臣叙以要言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

以同召太保奭芮伯

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疏]顧命至御事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為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康王受命之事

傳實命至要言　正義曰王之所命實皆命群臣序以要約為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摠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

是揔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　傳成王至悅懌　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曆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疾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洮頮張本耳　傳王將至出命　正義曰凡有敬事皆當絜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頮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頮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頮頮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

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言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几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

傳同召至公卿 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身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官見其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下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

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爲說也｜傳師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

陳教則肄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渡於艱難勸從文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羣臣皆宜思夫人夫人自治正於威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疏王曰至非幾正義曰王召羣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君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代殷爲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己也言己常敬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之言常戰栗畏懼爲堅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其甚危殆不能更

起不茲覺悟言己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弘濟於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爲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爲善故羣臣等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彼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爲惡也

傳病日至命汝 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徧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得續志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 傳今天至忽略 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爲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

茲既受

謂病者形弱神亂亦起不悟言必死也

命還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虎賁氏延入翼室恤宅宗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度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疏茲既至宅宗　正義曰此羣臣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綴衣之衣王所坐幄帳

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干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今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爲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擧羣臣之心也

傳此羣臣至本位

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

定位如此及王所與言公各自前進乞受顧命恐遂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 傳綴衣至王崩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宫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

鄭玄云魄云也人始生在地上云眯庶其生氣反也
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是知此時王亦寢於
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 傳臣子至賁氏 正義
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
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
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
文在齊侯呂伋下以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
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
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
相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
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
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
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
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
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為天子虎賁氏故就伋
取虎賁也 傳明室至宗主 正義曰釋言云塗

明也。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以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傳三日至康王　正義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亦假言之。王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於此日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卽位，及傳命已後，康王答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

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

〔疏〕越七日癸酉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

皆具於欲傳命布設之事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
國之所寶皆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
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
虞亦爲國家之威儀也　傳邦伯至喪用　正義
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
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
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
命事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
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
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
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以大夫已上殯斂皆
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
以癸酉爲殯之明日孔不爲傳不必如鄭說也須
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爲喪事知命士須材者召公
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是喪之
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

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設
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椁者斬之是與
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傳狄下
至所爲　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至賤
者也是賤官有名爲狄者故以狄爲下上喪大記
復遲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
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
爲扆郭璞曰窻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
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
置於扆地因名爲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
爲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
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
物爲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帷幄
帳者象平生時所爲也經於四坐之上言敷黼
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
命狄吏設之亦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illegible]

光刀技寶玉兵器與輅車衣冠所司皆具料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桃枝竹白黑雜繅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底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聽事之坐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豐莞彩色爲畫彫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赤刀

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寳刀赤刃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為二重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為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寳之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胤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寳之西房西夾坐東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兊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法故亦傳寳之東房東廂夾室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兊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先輅象木

椰木氣二象皆以飾車木則然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者

【疏】牖間至漆仍几 正義曰牖謂窗也間者窗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之扆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二席也以牖間之坐即是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敷三種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種之席敷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之[illegible]

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並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　傳篾桃至之坐

正義曰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篾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纖蒻苹之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繒緣之蓋以白繒黑綃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彩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爲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王也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文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扆於戶牖之間左右

几天子扆負斧扆彼在廟此在寢爲異其牖間

之坐制同　傳東西至之坐　正義曰東西廂謂

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

禮注謂蒲席爲蒻苹孔以底席爲蒻苹當謂蒲爲

蒲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蘭席蒲蒻謂此

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篾纖致

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

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緻者逋纖諸色席必以彩爲

緣故以綴爲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

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

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蚳貝甲以白

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

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

以爲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

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

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坐

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傳豐莞至之坐

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又云萆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爲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爲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刻是彫爲刻鏤之類故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

傳西廂至貝飾

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

卯室也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
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蔨竹萌孫
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箁是箁爲蒻竹取箁竹之皮
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
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
玄紛爲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爲之緣周禮大
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
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
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
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　傳
於東至器物　正義曰此經爲下揔目下復分別
言之越訓於也　於者於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
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王復云在
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
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
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

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
王之寶器也　傳寶刀至二重　正義曰上言陳
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爲寶刀也謂之赤
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刃削也禮
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
云避用時也穎鐶也拊謂把也然則刀𣪠鐶削𣪠
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爲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
爲赤刃削吳録稱吳人嚴白虎聚衆反遣弟輿治孫
策策引白削斫虎輿體動曰我見刃爲然然則赤
刃爲赤削白刃爲白削是削爲刀之別名明矣周
禮考工記云築氏爲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
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亦爲飾周正色
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爲
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孔以
訓次也大璧琬琰之圭爲二重則琬琰共爲一重
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

玉而共無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別為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大琰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為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　傳三玉至寶之　正義曰三玉為三重與上共為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方實有此玉鄭以夷玉為彼玉未知經意為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為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

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
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
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
所則也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王人之所貴是
爲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寶故云
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
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
物亦應無別意也　傳胤國至坐東　正義曰以
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
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
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
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
[illegible]謂車罔爲渠大八如車罔其貝形曲如

事焉故記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異，周與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以西夾坐東也。傳兌和至夾室。正義曰：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之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實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荅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傳大輅至南向。正義曰：周禮巾車

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王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王輅在西金輅在東

傳先輅至顧命

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五輅金即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鞔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内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之鄭玄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

不陳之丑意或當然也鄭云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王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庶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扆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

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戺上所立處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鋭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

疏二人至側階　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於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雀

弁其弁自皆士也以其去尊遠故使士爲之其在
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尊近皆使大夫爲
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叙之也次東西垂
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叙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
廟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廟各二人故四人禮
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
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
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
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
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
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　傳士衛至畢門
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
衛王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也鄭玄云赤黑曰雀
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
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
升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

兵事葬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於祭服故
皆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下言
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
門皐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
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
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
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鋭亦矛
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
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文不知何以爲異古
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
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孑戟劉蓋
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鋭矛屬凡注七
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不聞
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　傳綦文芙
立處以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
也孔以爲綦文鹿子皮弁以意言無正文也大

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圯相傳爲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　傳冕皆至前堂　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揔名爲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　傳鉞瞿至階上　正義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一也　傳鋭矛至階上　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又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

即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 太保太史太宗

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 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 太史秉書

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

疏 王麻冕至冊命

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升階從省〻卿士邦君無所執事

故直言即位而已大保大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以禮主以爲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王及至當主　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袞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袞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袞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袞鄭玄周禮注云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袞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言黃文故稱之禮君升作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

主也　傳公卿至色玄　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
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
爲太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
同服言同服言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
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
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
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
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
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
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
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傳
執事至宗伯　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彤裳
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
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
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
傳大圭至不嫌　正義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

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
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
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
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王
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是天子
之物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
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
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
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
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
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
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
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
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
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
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

大所賜其式不同則圭冒偶作知諸侯信與不[illegible]
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
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
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
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
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
之也阼階者東階也謂之阼者鄭玄士冠禮注云
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
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
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畢
不嫌為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
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
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
鄭也 傳太史至同階 正義曰訓御為進太史
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
御猶嚮也王此時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

殯西南而讀策書命王嗣位之事孔疏以御冊進其言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為名指上文為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為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汝嗣訓

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

臨君周邦率循大卞

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

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

疏曰

王光訓　正義曰此即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時憑玉几所道稱揚將終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爲民主用是道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傳冊命至託戒　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以訓爲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爲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　傳用是至大法　正義曰下之爲法無正訓也告以爲法之道令率羣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下爲大法王肅亦同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

上宗曰饗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

太保受

同降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嚌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戒王以享畢王荅拜敬所白太保降收太保下堂立王下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

疏乃受至降收　正義曰王受册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抠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册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

宗人、王乃執同執璹於瓦坫之間、酌酒乃於殯
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酒酢
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構所別以同酌酒
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
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既而
祭先嚌至齒興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
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構所酌酒至殯東
西面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拒云已
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拒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
人處受同祭拒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
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
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興再拜訖於所居位授
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拒以事畢主又荅拜拜拒前
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
傳王受至顧命　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為主
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禮云、王既對神則一手

受同二手受瑁然後受之於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酳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己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與孔異也

傳祭必至福酒　正義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大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宿爵訖上宗以同酹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嚌之以

以同授太保〇傳受王至於篚　正義曰上宗奉同瑁嗣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　傳太保至曰酢　正義曰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異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王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主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　傳宗人至受命　正義曰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是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己已傳顧命言也咤

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首旨爲拜神不拜主
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荅拜
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荅拜也王既祭則
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
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
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
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傳太保至相備
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請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
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
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於齒示
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
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嚌至
齒則王饗福酒亦嚌王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
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傳太保至所白 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
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

冕畢而更拜，皆白成王以事畢也。盡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主答拜，崇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 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皆待王後命。

疏 諸侯出廟門俟 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康王既尸天子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康王之誥 求諸侯之見匡弼。

疏 康王之誥 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以報誥諸侯，亦敘其次

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稽首王義嗣

德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

疏

王出至荅拜 正義曰此叙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為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為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為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康王先為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為嫌荅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為主也 傳出畢至南面

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荅拜復不言與知立庭中南面也 傳二公至北面

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分為二伯各率其所掌

詩云四禮所謂戎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為右可納左入左八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

傳諸侯至庭實　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文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摠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文命不陳之也案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 傳賓諸至莫贄 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爲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爲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爲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皆□□拜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爲天子之藩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崩即得

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乃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於天子其物其家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幣以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新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 傳諸侯至其幣 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二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原王荅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讓故荅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主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

殷之命大灾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

〔疏〕太保至寡命正義曰太保召公與訓述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進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土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

富益也下賞罰戡定其爲王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侍從於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即王位其務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　傳冢宰至見外　正義曰召公爲冢宰芮伯爲司徒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巳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入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　傳言文至所起　正義曰羑聲近誘故訓之爲道王肅云羑道也文武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　傳言當至教命　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

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蕃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

綏〻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
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
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汝身在外土爲諸侯汝
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
羆之士勵朝
臣此督諸侯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當各用心
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
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
疏王若至子羞
正義曰羣臣
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
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
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
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
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
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

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
上天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之
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
臣力之故乃施政命封立賢臣為諸侯者樹之以
為蕃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卽今
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
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
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
子雖汝身在外土為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
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
稚子之羞辱　稚子康王自謂戒令臣弼己也　傳
順其至見有　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
使輔己是以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
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
見內欲令互相備也禹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
要者略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采要

之矣汝一人釗 正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
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 傳言先
至咎惡 正義曰孔以富為美故云政化平美不
盼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王肅云文武
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 傳致行至德洽
正義曰孔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
立大中之道也 傳天子至循之 正義曰覲禮
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
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
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
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今安
汝先公之所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
傳言雖至諸侯 正義曰王之此誥並告羣臣諸
侯伯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上屬
勸臣促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
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羣公既皆

聽命相揖趨出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王釋冕己

喪服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疏】羣公至喪服　正義曰羣公揔謂朝臣與諸侯鄭玄云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爲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命作冊畢命爲冊書以爲畢公分居里成周郊言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作畢命見命之書【疏】康王至畢命　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

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命

册命爲王畢公 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册者命內史爲册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册命畢公 傳分别至保護 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别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别使惡者慕善非分别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中畫郊圻愼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

京豐文王所都

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用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

[疏]惟十至東郊 正義曰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朏然而明也於朏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

傳康王至庚午 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曆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成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王申

張以昏知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爲大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之王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慎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公言然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光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

疏王若至仰成　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爲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遷於洛邑令之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周公既歷

三紀二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虞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由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選賢致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傳王順至王命　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王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　傳言周至其家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　傳言殷至曰世　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年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考天

之大數歲星十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
曰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
及子也　傳天道至勤慕　正義曰天氣下降地
氣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
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
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
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
善惡無常或善變為惡或惡變為善不可以其既
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
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
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為
惡矣勞民令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屬畢公
之意　傳言公至師法　正義曰小物猶小事也
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
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
于八虞而諮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四公於文

三之正色爲大臣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顔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欽仰師法之　傳公之至子孫　正義曰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咸言之重其功美矣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枉公往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敎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申畫郊圻愼

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文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

王曰至念哉　正義曰更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公其往爲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爲善病其爲惡其爲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更重畫以此城界謹慎牢固以封疆守備以安於四海之

行行文貢在有常常言所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
其言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
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絶公其念絶之
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　傳言當至善聲　正
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
惡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
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
以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詩
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今其里世
欲傚之揚其善聲告之殊遠使聞知之　傳其不
至沮勸　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
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
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
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為惡故
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

道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言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旣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從其能異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止爲惡者勸勉爲善者　傳郊圻至安矣　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爲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爲京師屛障預備不虞文當其愼守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畢王之近郊守毁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　傳紂以至絕之　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爲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爲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敝民利口餘我

[illegible]不進公其[illegible]

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言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何其訓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illegible]不尚四夷左衽罔不咸

予小子永膺多福言東夷河北蠻夷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倚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欽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疏】我聞至其訓　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

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
道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
此殷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
怙侍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
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侈行如此不變終用惡自終
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
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
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爲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
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化
民也　傳特言至天道　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
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
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
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
邈有德者夫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陵
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　傳此殷至僭
[illegible]義曰席者人所處故爲人[illegible]

人[illegible]多其於貴之[illegible]以為居寵日[illegible]付[illegible]
侈自謂奢侈為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為以滅德義
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
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　傳言矜至惟難　正義
曰搖訓過也故為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
必遇其敵故矜侉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
則已狀之矣雖今順從周制畏威自止故怨猶在
心未厭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illegible]
止也　傳敬順至畢公　正義曰美於前
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勵畢公

尚書注疏卷第十八